



满满清操扬书香

——《于成龙全传》读后

□宋淑娜 白本



2022年11月，作家出版社推出孙东振、陶文冬两位地方学人合撰的新著《于成龙全传》。对于本书传主，笔者还须赘笔絮语数句。清初时期，有两位廉吏名宦皆名于成龙。一位是老于成龙（1617—1684），字北溟，号于山，山西永宁州人，官至两江总督，人称“清朝第一廉吏”，又有“于青菜”的美名。另一位是小于成龙（1638—1700），字振甲，号如山，辽宁盖州人，官至直隶巡抚、兵部尚书。《于成龙全传》的传主正是小于成龙。他的名声也很大，不亚于老于成龙。笔者在如皋东大街的古董店两次见到清末印书《于公案》，主人公就是小于成龙。此外，如皋地区的家谱中还有于成龙的撰文。此前，笔者初断为老于成龙，觉得不对，如今回头思量，也许是小于成龙。因为小于成龙曾经于泰州、高邮、兴化等地治水。因此，小于成龙的旧时故事，应当在如皋及其周边地区流传过。乡缘激发了我阅读《于成龙全传》的兴趣。

《于成龙全传》上下两册，共计85万字，以年系事，以事录人，以人记史，分为“青少年时代”“第一个职务：吏部笔帖式”“过继给伯父于得水”“初任乐亭知县”“滦州知州”“再任乐亭知县”“通州知州与抗震救灾”“江宁知府”等16章。全书洋洋洒洒，从内容到主旨，一言以蔽之：凿凿真历史，满满正能量。此书真是“一部传播真实历史、弘扬正能量的史学人物传记”。网上有书评人点评《于成龙全传》完全符合人物传记的文学特点：真、信、活。至于“真”“信”两字，得益于著者的苦功。历史学家钱穆有句名言：任何一国之国民，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，对其本国以往历史，应该略有所知。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，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。孙东振、陶文冬两位著者正是带着对地方历史的“温情与敬意”，怀揣着弘扬廉史的梦想，奔波于图书馆、档案馆等处，查阅《河北文史资料全书》《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》《固安县志》等书籍，研读康熙《于成龙碑文》《王士禛《襄勤公墓志之铭》于成龙《归田稿·序》等文，才完成此书。故而全书无论是大到历史事件，小至地名考订及满蒙注解，都是可信的真实史料。

若说“活”字，窃以为若从内容出发，结合主旨来看，于成龙鲜活活的廉官形象，永远镌刻在读者的脑海中。抑或可言，于成龙在防腐、反腐中的民本思想及刚正不阿的清操风骨，永远活在读者的心中。翻阅《于成龙全传》，具体论述于成龙清操风骨的文化基因，可以概括为正气与勇气，及清气与士气。

先谈正气与勇气，可以救灾免赋为例。康熙七年（1668）四月，于成龙出任直隶永平府乐亭县知县。两个月后，乐亭县遭遇洪灾，一片泽国，乡间屋舍田大多遭到毁坏。关爱百姓的于成龙第一时间汇报永平府知府，希望朝廷可以免除百姓赋税，并且放赈救民。永平府知府顾虑甚多，坚决不同意。于成龙汇报未果，返回乐亭县后，他慷慨激昂，一边流泪，一边说道：作为地方官员，遇到如此巨大灾害，却不能让皇帝了解实情，这做的什么父母官？如果因为汇报皇上，得罪上级官员，即便丢官又何妨？他很有勇气，当即冒险撰写公文，越级向省中官员汇报。直隶巡抚甘文焄收到公函，又认真调查，上奏皇帝。康熙当即下令，委派户部主事携带8000两银子，前往乐亭救灾。乐亭当年田赋免除三成，部分受灾严重的百姓，免除全部赋税。古代灾荒时，官大一级压死人。于成龙为了百姓，不惧上级，甚至不惜断送自己的政治生涯，这种正气背后的勇气，怎能不令人敬佩。这次救灾事件，不禁使我想起家乡如皋于明末历史上的几次救灾事件。如皋当时未能遇到像于成龙那样优秀的廉吏，幸有冒襄那样愿意奉献的乡绅，才能顺利渡过难关。相比之下，于成龙的正气与勇气，正是百姓的福气。他的勇气不只为百姓，也为同人。康熙十二年，直隶总督白秉真因贪污赈灾款项，遭到审查。于成龙清楚他是被冤枉的，于是向调查官员说：人心难昧，不敢以无为有。办案人员罚去他一年俸禄。于成龙无怨无悔。

再谈清气与士气。康熙十八年，通州等地地震。士子出身的于成龙，搭建棚棚办公。第一时间带头捐出俸禄，用于救灾，先是恢复文庙学宫，确保士子有读书的地方。当地百姓感激万分。

《于成龙全传》还录入大量相关的历史故事。“气场”十足的《于成龙全传》，令人难忘。著者之一的孙东振表示：讲好中国故事，让历史文化活起来……坚定历史自信、文化自信，坚持古为今用，推陈出新既是每个文史工作者应该担当的历史使命，也是这部《于成龙全传》创作的初衷。因为满满清操，于成龙的形象真的“活”起来，活在每一位读者的心中。



忠实地记录花木的美德

——读马国福新书《人间烟火，皆是深情》

□朱成玉

我曾经在自己的散文《木字旁的人生》里引用过卡雷尔·恰佩克的话——“盛开的玫瑰是给业余爱好者观赏用的，而园丁的快乐则是另一种更深层次的、类似于接生的快乐。园丁死后不会因为吸了太多花香而变成蝴蝶，他们只会变成蚯蚓，一点点地啃着黑乎乎的、含氮的、略带苦味的泥土。”

读完马国福的新书《人间烟火，皆是深情》之后，我再一次想到这句话。同时，一个“园丁”的形象跃然纸上，但我不想用“园丁”这个词语，因为乐于自嘲的他说自己是“貌如土豆的中年油腻男”，却“只想做一个花木的仆人”。所以我觉得“仆人”更符合他对于花木的“忠诚”与“膜拜”，这从他那密集的关于花木的描写文字里可以窥得端倪。

他写油菜花，“毕业于冬天的舞蹈学院”；写玉兰，“借走了黑暗所有的光，有借有还，再借不难”；写扁豆花，“在秋风中提着一簇簇火苗”；写卷心菜，“内敛，不善言辞，那些好事的毛毛虫总是不安分地侵入，镂空它绿色的衣裳，企图打探它深藏在心底的秘密”；写桃花，“跃跃欲试，紧实的花骨朵被包得严严实实，仿佛里面藏着头条新闻，等待时机一到，就引爆天下、广而告之”……这样的句子在文中随处可见，优美、诗意而又充满灵性。时下里，以“草木”之名写出的文字很多，颇有泛滥之势，但真正令人耳目一新之作却并不多见，文意重复，句子老旧，更有甚者，对朱自清和汪曾祺“敲骨吸髓”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。比如：“所有的植物都有一间当铺，它们坐在时光深处，随着二十四节气的更替，当掉它们的花、香气、颜色、果实、汁液及至肉体，只留下自己的美德。”

再比如：“如果有一天，风掌握它的密码，一层层打开这些蜡梅的包袱，我们会看见比黄金还金贵的心：这些香来自蜡梅的

哪个关节、哪个穴位、哪个器官？我们肉眼看不出它幽暗深处的光亮和喜悦，而香气是它的血液，在树皮下流动。这是一条细小的香河，河网纵横交错，输送着金光和美德。”

他善用比喻，说桂花是“植物界家里有矿的金主”，又是“儒家文化的传播者；说中草药是“民间慈善家”；说冬天“是植物们的学前班”；说春天“就是一幅国画，那些花儿就是它的印章，它懂得留白，懂得空间和线条的美学”；说霜“是大自然的法官”；说沙枣树“像个从战场上退役的壮士，尽管因伤致残，但它毅然向上奔着天空，仿佛那上面藏着它的什么东西，它非要找回来似的”。

他精于以物喻人，写梅花的时候，警示我们“美好的事物不宜太满，太盛，太盈则亏，亏则逊色”；写结香花的时候，告诫我们“日久见人心，好人的好，到了最后才认清楚”；写蜡梅的时候，抚慰我们“尘世疲惫，有泪可挥，但不要觉得人世悲凉，还有一个角落、一盏灯火在等待着你的临门”；写蔷薇的时候，提示我们“生活可以过得很平常，但不可以太平庸……要成为那个向往世俗深处走去、向灵魂高地攀行的人”；写牵牛花的时候，点透我们“天真可贵，淡然最美”；写无患子的时候，提醒我们“所有的功德不是一夜之间修来的，而是一点一点积攒的。就像过日子，不挥霍，把好光阴一针一线、一粥一饭慢慢节省出来，到了重要的时刻供奉出来，成全美德”。

在他看来，植物的世界亦是江湖，他喜欢给英雄排座次，替美人争魁首。每一种植物，哪怕是瓜果蔬菜，在他眼里都是各具特色的存在，总能找到它们与众不同的点。他写西瓜，“镇住了整个夏日的浮躁”；写苦瓜，“是一个高明的医师”；又是“大法师……把苦当做信仰，在苦海里修行”；写芝麻，“微笑，却抱着天空的一角”；写花生，“最密的心事有着最浓的褶皱”；写丑橘，“个个虎背熊腰，似乎一身都是力气”……

在这本书里，国福不仅仅写花木，也写露、霜、雪、石头、鸟语等自然

里的一切，也写故乡，石匠和木匠等传统手艺，他不和你讲大道理，只是给你端来文字的茶点，一脸微笑着看着你慢慢品尝。

早在去鲁院之前，与国福就有了神交，同是《读者》签约作家，写一种适合大中小學生读的美文，所以我和他的名字经常会在一些杂志和教辅书上挨着，所写文章经常被语文老师老师们拿去出题难为孩子们，害得微博里常常有各种纸条留言，十有八九是来讨答案的，惭愧得很，那些阅读题我自己很少能答得上来，为此没少得到孩子们的揶揄，不知国福是否也有过此种困惑。

国福豪气，广交天下豪杰，总有朋友请客喝酒。去鲁院后，我蹭酒的次数比较多。国福是喜相之人，与之交往，心生愉悦，自然也就沾了不少他身上的福气。我是惜福之人，亦想如他给我的赠书上写的那样——肝胆相照，欲与天下共分明月；意气相许，欲与天下共坐春风。此刻已是深夜，忽然想与国福说：“天南地北，共一点星光，举杯，我干了，你随意。”当然，我知道国福是不可能随意的，他是一饮而尽的人。我一直在想，这个喜欢“一饮而尽”的“花木的仆人”，遇到挚友与好酒之后的那种欢快，算不算是另一种“移情别恋”呢？恰恰相反，我觉得这反而是更进一步的忠诚，就像他每写一种花木都会顺带着引出一些人性的东西来，写着写着，就把自己也当成了一种花木。置身其中，才可以更好地去记录它们的美德。所以，不管是“花木的仆人”还是“酒的仆人”，归根结底都是“美的仆人”。

回到这本书上来。这是一本读完可以让你身心愉悦的书，不厚，合上的时候，像一封娓娓道来的长信，是写给草木的，也是写给岁月的。轻描淡写，只有轻盈，并无痛感，所以，放心打开它吧，不烫手，只醉心。



曹参：无为而治一老翁

——《史记》人物之四十七

□陶晓跃



萧何曹参遗址公园

曹参也是沛县人，秦时为沛县的狱吏，虽不怎么起眼，可也算得上沛县的一个有头有脸的角儿。当时萧何任主吏掾，免不了彼此关照。

刘邦自立沛公举事，曹参便也受萧何的影响紧随其后。曹参一介武夫，打打杀杀，自然游刃有余。《史记》记载，乱世之秋，他领兵下薛县，占胡陵；打方与，攻丰邑；取碭县，拔虞县；又攻定陶，收临沂。冲锋陷阵，无所畏惧。

在刀光剑影中，曹参迅速成为沛公身边不可多得的一员战将。沛公自然不甘心仅仅为沛公，他的大志在于天下。曹参鞍前马后，身先士卒，不遗余力。司马迁不惜笔墨，列数曹参与秦开战的诸多战事，成武南战东郡郡尉，成阳南击秦将王离，抵开封濮秦将赵贲，至曲遇败秦将杨熊。南征北战，所向披靡。而在沛公剑指咸阳的大规模作战中，曹参更是如虎添翼，先是攻阳武，下轘辕，封平阴；后又打犨县，下宛县，定南阳；再而西进夺武关，据峽关，战蓝田，进咸阳。戎马倥偬，高歌一路。

沛公立为汉王，曹参封为建成侯。此后楚汉相争，几起几落。曹参又以代理左丞相、右丞相的身份携手韩信，平魏国，灭赵国，定齐国。可谓战功赫赫。天下一统，论功行赏，曹参“食邑平阳万六千三百三十户，号曰平阳侯”，并被任命为齐相国。曹参是个粗人，没有什么心计，他认定目标，便不计得失，一路狂奔。陈豨作乱，黥布反叛，曹参都是一马当先，冲锋陷阵，为刘氏江山，不惜抛头颅，洒热血。

司马迁载录：“参功：凡下二国，县一百二十三；得王二人，相三人，将军六人，大莫敖、郡守、司马、侯、御史各一人。”

齐国共有城池七十，受命之初，齐王年少，天下初定。曹参深感责任重大，而他马上下打天下的浑身招数，却难以马下安邦治国。为此他煞费苦心，召集齐地長老、诸儒数百人问策。可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，曹参不得要领。

后来，曹参听说胶西有一盖公，深得道家黄老之说精髓，便派人持重金请他。两人相见，促膝而谈，相见恨晚。盖公审时度势，以为当务之急，治理邦国应该清虚无为，安土息民，并以此类推讲了许多道理。曹参如醍醐灌顶，茅塞顿开。他让出自己居住的正屋，邀约盖公住了进去，便于自己随时问道。曹参以黄老之说，治理齐国九年，齐国海晏河清，百姓安居乐业。为此，曹参赢得“贤相”盛誉。

曹参未显达时，与萧何以沫相濡，彼此扶持，可二人成为将相后，却心生芥蒂，讳莫如深。萧何病重，即位不久的惠帝探望之际而问：“君即百岁后，谁可代君者？”萧何不假思索：“知臣莫如主。”惠帝又问：“曹参何如？”萧何顿首：“帝得之矣！臣死不恨矣。”君臣如此死别的对话，实在意味酹酹。惠帝富于春秋，萧何临终割心。

而萧何的一番苦心，似乎又为曹参心灵感应，他远在齐国，立马吩咐舍人：赶紧整理行装，我们将去京城赴任。果然，不出曹参所料，不久，便有朝廷使者前来召曹参入朝。曹参临行之际，不忘谆谆告诫后相：你要把齐国的监狱和集市当作寄管的物品，谨慎地保管，不要轻易地变动。后相不解：治理邦国没有比这更为重要？曹参语重心长：千万千万，谨慎为是，监狱与集市，鱼龙混杂，随意变动，鱼儿便会乱跳，难以安身。曹参言下之意，也得给鱼儿安身之地，否则鱼儿便会到处作乱。

曹参接替萧何成了汉室的相国，他用人的标准是“木讷于文辞，重厚长者”，而原先官员中那些花言巧语之徒，深文周纳之伦，沾名钓誉之流，“辄斥去之”。他照搬萧何生前的法规行事，依葫芦画瓢。这就是所谓的“萧规曹随”。

曹参不问朝政，甩手自得，日夜饮酒，很让一些官吏及宾客忧心忡忡，心急如焚，他们试图登门劝说忠告。可他们一到相府，就被曹参拉着喝酒，宾主觥筹交错，彼此不省人事。

相府的后园，挨着吏员的住所。有吏员整日饮酒高歌，曹参近臣不堪其扰，就拉着曹参去后园游玩，想让曹参惩治其人。没想到曹参听到吏员醉后的大呼小叫，竟让家臣在后园摆上酒席，大快朵颐之余，“亦歌呼与相应和。”弄得近臣们哭笑不得。

惠帝闻讯，心里直犯嘀咕：相国乃开国元勋，不理政事，难道是不起我？于是，便让中大夫曹参的儿子曹窋回家私下打探：为何不理公务，替皇上分忧？并再三吩咐曹窋：“无言吾告若也。”

曹窋利用休假日回家，若无其事，漫不经心地与父亲闲聊，然后拐弯抹角地规劝曹参。曹参勃然大怒，不由分说，也不顾及儿子中大夫的身份，“笞窋二百”，并厉声呵斥：“天下事非若所当言也。”

惠帝在朝上过问曹窋被“笞”之事，直言：“我使谏君也。”曹参则不慌不忙，免冠谢罪，然后问：陛下与圣明的高帝比如何？惠帝答：不可相比。曹参又问：我与萧相比如何？惠帝答：你好像也比不上。曹参这才将自己内心的想法和盘托出：“高帝与萧何定天下，法令既明，今陛下垂拱，参等守职，遵而不失，不亦可乎？”惠帝释然。

司马迁援引民谣：“萧何为法，虽若画一；曹参代之，守而勿失。载其清静，民以宁一。”并盛赞：“参为汉相国，清静极言合道。然百姓离秦之酷后，参与休息无为，故天下俱称其美矣。”由此可见，垂衣拱手，无为而治，合乎世情，顺应民意。

而宋人王安石以诗讥讽曹参，“束发河山百战功，白头富贵亦成空。华堂不著新歌舞，却要区区一老翁”，不过是借题发挥，以他人之酒，浇自己心中块垒罢了。



《缓步》 班宇 上海文艺出版社

《缓步》收录了班宇近年来创作的九篇小说。作者与他笔下的人们站在一起，互为旅伴，途经软弱、孤独、恐惧与困顿，却不曾止住步伐。他们共同抱持着重构生活的愿景，越过生命的田野和群山，缓缓行进，“相信一切为时未晚，还会有另一个夏天”。



《世说俗谈》 刘勃 浙江文艺出版社

刘勃以讲段子的形式来趣味解读《世说新语》中各种知名人物的行为和思想。以《世说新语》文本为基础，参照《晋书》等相关历史资料进行精准考据，将魏晋时期的诸多名士放进具体的历史背景中进行解读，并展开多重线索的想象与推理，以更多元的视野来诠释魏晋时期的风流与苍凉。



《战士的餐桌》 丛丕 赵喲等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英国海军为何在数百年间坚持配给烈酒？美国大兵为什么如此厌恶斯帕姆午餐肉？德国军队的代用咖啡真的那么难喝吗？在苏联“125克黑面包”和“100克人民委员伏特加”意味着什么？日本海军在发动珍珠港偷袭前为飞行员提供了何种特殊食物？本书通过餐桌看战争，透过食物聊历史。



《当代剧场政治美学》 王曦 上海人民出版社

社会的力量冲突与精神流变曾通过形形色色的剧场向公众敞视，然而随着审美、政治、表演等活动的专业化，审美共通感、政治公意与专业技艺失去了内在联系，这为法西斯主义将政治审美化大开门方便之门。“场景”“悲剧性”“年代错位”等多学科概念融会为独立的研究范式。